



红 字

HONG ZI HONG ZI

[美] 霍桑 著
王阳红 陈贻平 南平 译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红 字

HONG ZI

[美] 霍 桑 著
王阳红 陈贻平 南 平 译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 字/(美)霍桑著;王阳红,陈贻平,南平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6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

ISBN 7-5354-1265-3

I .红…

II .①霍…②王…③陈…④南

III .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141 号

责任编辑:吕艺红 责任印制:周铁衡

封面设计:王祥林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峰迪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2

版次: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140 千字 印数:10001—15000 册

I·1041 定价:1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呼啸山庄

简·爱

德伯家的苔丝

父与子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巴黎圣母院

双城记

鲁滨逊漂流记

修女

格列佛游记

世界爱情诗一百首

茶花女

野性的呼唤

嘉尔曼

曼依姑娘

上尉的女儿

红字

王子与贫儿

恋爱中的女人

情感教育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



策 划：王忠祥
吕艺红
责任编辑：吕艺红
封面设计：王祥林



怯懦的人，在他未死之前，已死过许多次；勇敢的人，从不尝试多次的死，只有一次而已。

—— [英] 莎士比亚

目 录

第 一 章	狱门.....	1
第 二 章	市场.....	3
第 三 章	认出	13
第 四 章	会面	23
第 五 章	做针线的海丝特	31
第 六 章	珠儿	41
第 七 章	州长的客厅	51
第 八 章	小精灵和牧师	58
第 九 章	医生	68
第 十 章	医生和他的病人	79
第 十 一 章	内心隐秘	89
第 十 二 章	牧师的守夜祈祷	96
第 十 三 章	海丝特的另一面.....	107
第 十 四 章	海丝特和医生.....	115
第 十 五 章	海丝特和珠儿.....	122
第 十 六 章	林中漫步.....	129
第 十 七 章	教长和信徒.....	135
第 十 八 章	灿烂的阳光.....	145

第十九章	溪边的小孩.....	152
第二十章	迷梦中的牧师.....	159
第二十一章	新英格兰的节日.....	169
第二十二章	游行.....	178
第二十三章	红字的暴露.....	188
第二十四章	结局.....	197
海关：通向《红字》之门.....		203

第一章

狱 门

一群长着胡须的男人，穿着黯淡色衣服，戴着灰色尖顶帽子。这群人中混杂着一些女人，她们有的围着头巾，有的没有围，聚在一所木头房子前，房子的门是用笨重的橡木做的，门上钉满了铁钉。

新殖民地的拓荒者们，不管他们原先是怎样计划人类道德和幸福乐园的，但从一开始他们便从实际需要中认识到必须划出一部分处女地作为墓地，另外再划出一部分地作为建监狱的地基。依据这一规划，便可以准确地推断，波士顿的先辈们在山谷附近一带修建最早的牢房的同时，他们也在伊萨克·约翰生^①地段上，环绕他的墓地划出了第一块坟葬地，后来伊萨克的坟墓在国王教堂古老的墓地中成了所有墓地的中心。现在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座城市在建成约十五或二

^①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创始人。

十年之后，木头造的监狱已显露出了风吹雨打和年长日久的各种痕迹，它那狰狞晦暗的外表因此而显得更加阴暗。橡木门上铁件上的锈迹看起来比新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要古老。像所有附属于罪恶的东西一样，它似乎从未有过青春的时代。在这所丑陋的房子前面，在房子和街心的车辙之间有一块草地，里面长满了牛蒡、苕蓎、毒草和其他一些难看的草木，这些杂草显然跟这片土地有些默契，在这里这么早便孕育出了文明社会的黑暗之花——监狱。但在门的一边，几乎就生根在门槛上的是一丛野蔷薇，在这六月的日子里，缀满精致的宝石般的花朵，让人很容易去想象当时当犯人们走进牢门以及当被判刑的犯人走出牢门受刑时，它便对他们呈献出芬芳和柔美，以表示大自然宽大的心怀还能同情和善待他们。

这丛野蔷薇，因一个奇异的机会，得以保持了下来；它能在严峻的荒野中生存下来，是否仅因为原先遮挡着它的那些巨大的松树和橡树很早以前倒落下来不再遮挡它的缘故，或者是因为当圣徒安·哈庆生^①走进狱门时从其脚底下生长出来的，——这一说法相当可信，我们无需自己加以决断。我们介绍过在狱门槛上直接便可看到这丛野蔷薇，而故事将要从这扇不吉利的门廊开始，这样我们首先不得不摘下一朵花来，将它呈献给读者。我们冀望，它可以在故事中象征被发现的某种美丽的道德花卉，或者缓和一下这篇表现人类脆弱和悲哀故事的灰暗氛围。

① 英国人，由英国移居马萨诸塞州，后被驱逐出境。

第二章

市 场

近两个世纪以前的某个夏天的早上，在监狱街监狱前面的那块草地上，聚集着好大一群波士顿的居民，他们的眼睛都紧盯着那扇安了铁栓的橡木牢门。在这样的地方，若在任何别的人群，或是新英格兰较后的一段历史中，只要善良的人们那长满胡须的脸上凝固着严肃的神情，便可能预示着某种可怕的事即将发生。这表明某个重要的罪犯要来接受预期的刑罚，而法庭给予他的判决也就是公众舆论的判决。但在早期清教徒中，由于其顽强的性格，这种到底要发生什么的推断是不能很准确地作出的。也许是一个干活不卖力的奴仆，或者父母交给管家的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将要受一顿鞭刑而使其得到改造。也许是一个唯信仰论者，一个公谊会教徒，或者其他异教徒要被鞭打出城，或是一个懒散游荡的印第安人，喝了白人的烈酒在街上滋事，受鞭打后被赶到森林中去。再也许可能是一个像生性狠毒的州长寡妇西宾斯老妇人一样的女巫，将要死在绞刑架上。不管情形是轻是重，从旁观者方面来讲，他们总要露出副同样严肃的样子；而这正

是这里的人所具备的性格。因为在这些人当中，宗教和法律几乎是被视为一体的，两者完全浸透于他们的性格之中，不管是公众纪律中最宽松还是最严厉的条款都被庄严可怕地对待。可想而知，一个犯了罪的人站在受刑台上，从这样的旁观者那里能够寻找到的同情，该是多么微弱和淡薄。另一方面，在我们当今时代里有些事充其量只会引起嘲笑戏弄的惩罚，在当时也几乎是像死刑一样被笼上了一种可怕威严的色彩。

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那个夏天的早上，人群中有几个妇女，对将要发生的任何刑罚都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那个时代还不很文明，穿着衬裙和蓬裙的女人们来到人群里，一有机会便会将她们那并不瘦小的身躯挤进那最靠近即将行刑的绞刑台的人群里去，这在当时也并不会被认为是怎么的不合体统。无论在道德还是在身体方面，那些在旧大陆出生长大的妇人和少女们比起她们六七代以后的漂亮后裔来，显得都要粗糙一些。经过数代之后，每一代的母亲即使没有有意使她们的孩子在性格上变得不够顽强，在身体上变得不够壮实，但实际上她们却逐渐变得柔弱，秀美，体形也苗条一些。这些站在狱门前的妇女们，只和那具有男子气，堪称为女性代表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物相隔不过半个世纪而已，她们是同族女性；她们故乡的牛肉和麦酒、掺合着那些未经精细加工的精神食粮大量地填塞进她们的身体。所以，明亮的旭日那时照耀的是她们宽大的肩膀，发育健壮的胸脯和红润的脸蛋，她们都是在遥远的岛国上长成熟的，新英格兰的水土还没有使她们变得苍白和瘦弱。而且，这些妇人们大多数好像都敢于说话，且言辞圆滑，无论她们说

话的含意还是音量，都会令现今的我们大吃一惊。

“太太们，”一个面相凶狠的五十岁老妇人说，“我想跟你们谈一点我的看法，如果我们这些名声好而又上了年纪的女教会会友们，能够处置像海丝特·白兰这种堕落的女人，那便是为社会积了德。同伴们，你们觉得如何？如果那个淫妇站在我们这五位法官面前，由我们来审判，能像那些尊敬的长官那样，轻易地放过她吗？哦，我才不信呢！”

“据说，”另一个女人说，“那位尊敬的丁梅斯代尔教长，因自己教会里出现了这种丑事而伤透心了。”

“这里当官的都是敬畏上帝的绅士，但的确太仁慈了一点，”第三位说话的是一位半老徐娘，她补充说，“最起码，他们应该用烧红的铁，在海丝特·白兰的额头上烙上一个烙印。海丝特太太会在乎这个的，我敢担保。但现在她这个破烂货才不会在乎贴在她胸口上的那个东西哩！咳，你们看，她可用一个胸针，或是一个类似异教徒装饰品一样的东西去遮住它，然后便又可像从前一样大胆地到街上去风流了！”

“哦，不过，”一个手牵着小孩的少妇较温和地插言道，“就让她把那个标记遮住吧，痛苦总归还将在她心里。”

“我们谈什么在她胸口上的标记或是在她前额上的烙印！”另一个妇女叫起来了，她算得上这几个自命法官中长得最难看，也是最无情的一个，“这个女人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了耻辱，所以她应该去死。没有法律管这事吗？圣经和法典上面都肯定应该有的。让那些使法律失效的老爷们去自食其果吧；让他们的妻子儿女也去放荡！”

“积点德吧，太太！”人群中有一个男人叫道，“难道女人仅仅只有对上绞刑架所产生的那种有益的恐惧，就再也没有

良心了？刚才那话也太毒了一点！哦，安静点，诸位！狱门上的锁正在打开，白兰太太就要出来了。”

狱门从里向外打开了，首先是一个黑色的阴影闪现在阳光里，那是狱吏凶狠难看的形象，他身边挂着刀，手里拿着刑杖。这家伙的模样代表着清教徒法典的整个冷酷无情，而他的工作便是按法典条例对犯人实施最后也是最完备的惩罚。他左手举起刑杖，右手抓着一个年轻女人的肩膀并把她拉上前来，一直拉到狱门的门槛边。她推开他，表现出一种天生的尊严和人格的力量，尔后装着自愿的样子走到门外。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一个约三个月大小的婴儿，眨着眼睛，将小脸从白天耀眼的光线处朝下转到背光处；因为，她一出生便只适应监牢或是其它黑屋土牢里阴暗的光线。

当这位少妇——婴儿的母亲完全站立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反应好像就是将那孩子使劲地往怀里贴。其动作不像是那种母爱般的冲动，而更像是要借此去遮掩那镂刻或是钉在她衣服上的标记。不过很快，她便明智地意识到，孩子也是耻辱的标记，用她是不能去遮盖另一个耻辱的标记的，她将孩子用胳膊撑着，脸红得发烧，却带着不屑一顾的微笑，用一种似乎泰然的眼光，环视着与她同城的居民和邻居们，在胸前的衣服上现出了一个用细红布和金线刺绣的花样奇巧的A字。这个字绣制得是如此精美，一看便可让人引发丰富奇异奢华的想象力，以致于成了她衣服上一件最好和最合适的装饰物了；其华美虽符合当时的情趣，但却大大地超出了殖民地节俭条例所能允许的范围。

这个年轻的妇人，身材修长，身段柔美，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她乌黑而浓密的头发是那么的润滑，能反射出阳

光的光泽，她的容貌除了有好看端正的五官和滋润的肤色之外，还有秀眉与黛眸之间所蕴蓄着的一种魅力。比照当时上流社会妇女们所特有的仪表和尊严，而不是按现在所认为的纤嫩、柔美和难以描写的优雅等特征来讲，她算得上是贵妇人类型的人。如果按那时对贵妇人的理解，海丝特·白兰从监狱中走出来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贵妇人。那些以前认得她和期望看到她在灾难的迷雾中失去光泽的人，都吃了一惊，并被怔住了，她的美丽闪现着光泽，简直使缠裹着她的不幸与丑事形成一道光环。的确，敏感的观众可以发现，其光环中含有某种剧烈的痛苦。她在牢房里根据自己的想象，专为这种场合制作了衣服，通过它的任性和多彩的特色，似乎表现出了她的精神状态，和她绝望而无所谓的心情。但把大家视线吸引过来，并好像改变了她自己的却是那个红字。它刺绣得很精巧，在她胸前闪耀。所以不管男人和女人们，只要熟悉海丝特·白兰的人，都有一个印象，好像都是第一次看见她。她胸前的红字产生出了一种魔力，它使她摆脱了日常的人际关系，而被封闭在她自己的世界里。

“她真的很会作针线活哩。”一个女看客说，“但在这个厚脸皮的淫妇之前，没有哪位妇女以她这种方式将手工艺展示给别人看！哦，各位，这不是在当面嘲笑我们神圣的长官们，并拿他们这些尊贵的先生们对她所作出的惩罚在开心吗？”

“我看，”一个最铁石心肠的老婆子嘀咕着说，“假如我们将海丝特·白兰太太那身华丽的衣服从她那秀美的肩膀上剥下来那才叫好看呢，至于那个红字，她把它绣得那么奇妙，我倒愿意把我那块遮过风湿病的法兰绒破布赏给她，去作一个更合适的！”

“哦，安静，邻居们，请安静！”她们当中最年轻的同伴小声说，“别让她听见了！那绣针不是扎在那绣字上的，而是刺在她心上的。”

那个冷酷的狱吏这时用刑杖作了一个示意动作。

“让开，诸位，让开，有劳各位！”他喊叫着，“让开一条道路；我保证你们，会把白兰太太放在一个你们男女老少都可以将她那奇特服装看得很清楚的地方，从现在直到午后一个小时内让你们大饱眼福。祝福正义的马萨诸塞殖民地，让罪恶暴露在阳光下！出来吧，海丝特太太，把你的红字在市场上展示一下吧！”

人群中即刻让出了一条路。狱吏走在前，后面尾随着一群表情铁板的男人和面容不善的女人，海丝特·白兰向受罚的指定地方走去。一群急切好奇的小学生对眼前的事不甚太懂，只知道此事让他们放了半天的假。他们跑在白兰的前面，还不断地回过头来看她的脸，看她怀里眨着眼的婴儿，和她胸前那个耻辱的字。当时，从狱门到市场并不太远。然而若按犯人的心情来计量的话，要承认那可有点远了；因为，虽然她的举止高傲，但那些围着要看她的人使她每走一步都要承受一番痛苦，好像她的心已被扔在街上由他们唾弃和践踏。不过，在人性里有一条奇异而又慈善的成规，那就是受难人在承受痛苦时，从不知道痛苦的程度，而只是在受苦之后才明了它的厉害。所以，海丝特·白兰几乎是以一种宁静的态度经受了这一严峻的考验，来到位于市场西头的受刑台旁。受刑台伫立在波士顿最古老教堂的屋檐下，仿佛就是教堂的附属建筑物似的。

事实上，这个受刑台构成了刑具的一部分，经过两三代